



公孫丑章句下

孟子卷第四

趙氏注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

天時謂時日支干五行王相孤虛之屬也地利險阻城池之固也人和得民心之所和樂也環城圍之必有得天時之善處者然而城有不下是不如地利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

有堅強如此而破之走者不得民心民不爲守衛懿

孟子卷四
公之民曰君其使鶴戰若是之類也

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

域民居民也不以封疆之界禁之使民懷德也不依險阻之固恃仁惠也不馮兵革之威仗道德也

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

得道之君何嚮不平君子之道貴不戰耳如其當戰戰則勝矣

章指曰民和爲貴貴於天地故曰得乎丘民爲天子

也

孟子將朝王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風朝將視朝不識可使寡人得見乎

孟子雖仕於齊處師賓之位以道見敬或稱以病未嘗趨朝而拜也王欲見之先朝使人往謂孟子云寡人如就見者君言就孟子之館相見也有惡寒之病不可見風儻可來朝欲力疾臨視朝因得見孟子也不知可使寡人得相見否

對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

孟子不悅王之欲使朝故稱有疾

明日出弔於東郭氏公孫丑曰昔者辭以病今日弔或

者不可乎

東郭氏齊大夫家也昔者昨日也丑以爲不可
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弔

孟子言我昨日病今日愈我何爲不可以弔

王使人問疾醫來

王以孟子實病遣人將醫來且問疾也

孟仲子對曰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憂不能造朝今病
小愈趨造於朝我不識能至否乎

孟仲子孟子之從昆弟學於孟子者也權辭以對如
此憂病也曲禮云有負薪之憂

使數人要於路曰請必無歸而造於朝

仲子使數人要告孟子君命宜敬當必造朝也
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

孟子迫於仲子之言不得已而心不欲至朝因之其
所知齊大夫景丑之家而宿焉且以語景子

景子曰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父子主恩君
臣主敬丑見王之敬子也未見所以敬王也

景丑責孟子不敬何義也

曰惡是何言也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爲
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則不敬莫大
乎是

曰惡者深嗟歎云景子之責我何言乎今人皆謂王

孟子起日注卷四
三
無知不足與言仁義云爾絕語之辭也人之不敬無大於是者也

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

孟子言我每見王常陳堯舜之道以勸勉王齊人豈有如我敬王者邪

景子曰否非此之謂也禮曰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固將朝也聞王命而遂不果宜與夫禮若不相似然

景子曰非謂不陳堯舜之道謂爲臣固自當朝也今有王命而不果行果能也禮父召無諾無諾而不至也君命召輦車就收不坐待駕而夫子若是事宜與

夫禮若不相似然乎愚竊惑焉

曰豈謂是與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夫豈不義而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

孟子答景丑云我豈謂是君臣招呼之間乎謂王不禮賢下士故道曾子之言自以不慊晉楚之君慊少也曾子豈嘗言不義之事邪是或者自得道之一義欲以喻王猶晉楚我猶曾子我豈輕於王乎

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

三者天下之所通尊也孟子謂賢者長者有德有齒

孟子卷四
人君無德但有爵耳故云何得以一慢二乎

故將大有爲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爲也

言古之大聖大賢有所興爲之君必就大賢臣而謀事不敢召也王者師臣霸者友臣也

故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桓公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

言師臣者王桓公能師臣而管仲不勉之於王故孟子於上章陳其義譏其功烈之卑也

今天下地醜德齊莫能相尚無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

醜類也言今天下之人君土地相類德教齊等不能相絕者無他但好臣其所教勅役使之才可驕者耳不能好臣大賢可從受教者

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則不敢召管仲且猶不可召而況不爲管仲者乎

孟子自謂不爲管仲故非齊王之召己己是以不往也

章指曰人君以尊德樂義爲賢君子以守道不回爲志

陳臻問曰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餽七十鎰而受於薛餽五十鎰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

孟子卷四
五
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於此矣

陳臻孟子弟子兼金好金也其價兼倍於常者故謂之兼金一百百鎰也古者以一鎰爲一金鎰二十兩也

孟子曰皆是也當在宋也予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贐辭曰餽贐予何爲不受

贐送行者贈賄之禮也時人謂之贐

當在辭也予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爲兵餽之予何爲不受

戒有戒備不虞之心也時有惡人欲害孟子孟子戒

備辭君曰聞有戒此金可鬻以作兵備故餽之我何爲不受也

若於齊則未有處也無處而餽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

我在齊時無事於義未有所處也義無所處而餽之是以貨財取我欲使我懷惠也安有君子而以貨財見取乎

章指曰取與之道必得其禮於其可也雖少不辭義之無處兼金不顧

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一日而三失伍則去之否乎

孟子趙氏注卷四
平陸齊下邑也大夫治邑大夫也持戟戰士也一日
三失其行伍則去之否乎去之殺之也戎昭果毅
曰不待三

大夫曰一失之則行罰不及待三失伍也

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凶年饑歲子之民老羸轉於
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

轉轉尸於溝壑也此則子之失伍也

曰此非距心之所得爲也

距心大夫名曰此乃齊王之失政不肯賑窮非我所
得專爲也

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爲之牧之者則必爲之求牧與
芻矣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乎抑亦立而視其
死與

牧牧地以此喻距心不得自專何不致爲臣而去乎
何爲立視民之死也

曰此則距心之罪也

距心自知以不去位爲罪也

他日見於王曰王之爲都者臣知五人焉知其罪者惟
孔距心爲王誦之王曰此則寡人之罪也

孔姓也爲都治都也邑有先君之宗廟曰都誦言也
爲王言所與孔距心語者也王知本之在己故受其
罪

孟子卷四
章指曰人臣以道事君否則奉身以退詩云彼君子兮不素餐兮言不尸其祿也

孟子謂蚺鼃曰子之辭靈丘而請士師似也爲其可以言也今旣數月矣未可以言與

蚺鼃齊大夫靈丘齊下邑士師法獄官也周禮士師曰以五戒先後刑罰毋使罪麗於民孟子見蚺鼃辭外邑大夫請爲士師知其欲近王以諫正刑罰之不中者數月而不言故曰未可以言與以感責之也
蚺鼃諫於王而不用致爲臣而去

三諫不用致仕而去

齊人曰所以爲蚺鼃則善矣所以自爲則吾不知也

齊人論者譏孟子爲蚺鼃謀使之諫而去則善矣不知自謀又不去故曰我不見其自爲謀者

公都子以告

公都子孟子弟子以齊人語告孟子也

曰吾聞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我無官守我無言責也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

官守居官守職者言責獻言之責諫爭之官也孟子言人臣居官不得守其職諫正君不見納者皆當致仕而去今我居師賓之位進退自由豈不綽綽乎綽綽皆寬也

孟子起民注卷四
章指曰執職者劣藉道者優是以臧武仲雨行而不
息段干木偃寢而式閭

孟子爲卿於齊出弔於滕王使蓋大夫王驩爲輔行王
驩朝暮見反齊滕之路未嘗與之言行事也

孟子嘗爲齊卿出弔滕君蓋齊下邑也王以治蓋之
大夫王驩爲輔行輔副使也王驩齊之諂人有寵於
王後爲右師孟子不悅其爲人雖與同使而行未嘗
與之言行事不願與之相比也

公孫丑曰齊卿之位不爲小矣齊滕之路不爲近矣反
之而未嘗與言行事何也

丑怪孟子不與驩議行事也

曰夫旣或治之予何言哉

旣已也或有也孟子曰夫人旣自謂有治行事我將
復何言哉言其專知自善不知諮於人也

章指曰道不合者不相與言王驩之操與孟子殊君
子處時危行言遜故不尤之但不與言至於公行之
喪以禮爲解也

孟子自齊葬於魯反於齊止於嬴充虞請曰前日不知
虞之不肖使虞敦匠事嚴虞不敢請今願竊有請也木
若以美然

孟子仕於齊喪母歸葬於魯嬴齊南邑充虞孟子弟
子敦匠厚作棺也事嚴喪事急木若以泰美然也

孟子起民注卷四
九
曰古者棺槨無度中古棺七寸槨稱之自天子達於庶人非直爲觀美也然後盡於人心

孟子言古者棺槨薄厚無尺寸之度中古謂周公制禮以來棺厚七寸槨薄於棺厚薄相稱相得也從天子至於庶人厚薄皆然但重累之數牆翬之飾有異非直爲人觀視之美好也厚者難腐朽然後能盡於人心所不忍也謂一世之後孝子更去辟世是爲人盡心也過是以往變化自其理也

不得不可以爲悅無財不可以爲悅得之爲有財古之人皆用之吾何爲獨不然

悅者孝子之欲厚送親得之則悅也王制所禁不得用之不可以悅心也無財以供則度而用之禮喪事不外求不可稱貸而爲悅也禮得用之財足備之古人皆用之我何爲獨不然然如是也

且比化者無使土親膚於人心獨無悛乎
悛悛也棺槨敦厚比親體之變化且無令土親肌膚於人子之心獨不悛然無所恨也

吾聞之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

我聞君子之道不以天下人所得用之物儉約於其親言事親竭其力者也

章指曰孝必盡心匪禮之踰論語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可謂孝矣

孟子卷四
沈同以其私問曰燕可伐與孟子曰可子噲不得與人
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

沈同齊大臣自以其私情問非王命也故曰私子噲
燕王也子之燕相也孟子曰可者以子噲不以天子
之命而擅以國與子之子之亦不受天子之命而私
受國於子噲故曰其罪可伐

有仕於此而子悅之不告於王而私與之吾子之祿爵
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子則可乎何以異於是
子謂沈同也孟子設此以譬燕王之罪

齊人伐燕

沈同以孟子言可因歸勸其王伐燕

或問曰勸齊伐燕有諸

有人問孟子勸齊王伐燕有之

曰未也沈同問燕可伐與吾應之曰可彼然而伐之也
孟子曰我未勸王也同問可伐乎吾曰可彼然而伐
之

彼如曰孰可以伐之則將應之曰爲天吏則可以伐之
彼如將問我曰誰可以伐之我將曰爲天吏則可以
伐之天吏天所使謂王者得天意者也彼不復問孰
可便自往伐之

今有殺人者或問之曰人可殺與則將應之曰可彼如
曰孰可以殺之則將應之曰爲士師則可以殺之今以

孟子起氏注卷四
燕伐燕何爲勸之哉

今有殺人者問此人可殺否將應之曰可爲士官主
獄則可以殺之矣言燕雖有罪猶當王者誅之耳譬
如殺人者雖當死士師乃得殺之耳今齊國之政猶
燕政也不能相踰又非天吏也我何爲當勸齊伐燕
乎

章指曰誅不義者必須聖賢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王
道之正也

燕人畔王曰吾甚慙於孟子

燕人畔不肯歸齊齊王聞孟子與沈同言爲未勸王
今竟不能有燕故慙之

陳賈曰王無患焉王自以爲與周公孰仁且智

陳賈齊大夫也問王曰自視何如周公仁智乎欲爲
王解孟子意故曰王無患焉

王曰惡是何言也

王歎曰是何言言周公何可及也

曰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知而使之是不仁也
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仁智周公未之盡也而況於王
乎賈請見而解之

賈欲以此說孟子也

見孟子問曰周公何人也

賈問之也

曰古聖人也

孟子曰周公古之聖人也

曰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也有諸

賈問有之否乎

曰然

孟子曰如是也

曰周公知其將畔而使之與

賈問之也

曰不知也

孟子曰周公不知其將畔

然則聖人且有過與

過謬也賈曰聖人且猶有謬誤

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

孟子以爲周公雖知管叔不賢亦不必知其將畔周公惟管叔弟也故愛之管叔念周公兄也故望之親親之恩也周公於此過謬不亦宜乎

且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古之君子其過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見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豈徒順之又從爲之辭

古之所謂君子真聖人賢人君子也周公雖有此過乃誅三監作大誥明勅庶國是周公改之也今之所謂君子非真君子也順過飾非就爲之辭孟子言此

以譏賈不能匡君而欲以辭解之

章指曰聖人親親不文其過小人順非以諂其上也

孟子致為臣而歸

辭齊卿而歸其室也

王就見孟子曰前日願見而不可得

謂未來仕齊也遙聞孟子之賢而不能得見之

得侍同朝甚喜

來就為卿君臣同朝得相見故喜也

今又棄寡人而歸

今致為臣棄寡人而歸也

不識可以繼此而得見乎

不知可以續今日之後遂使寡人得相見否

對曰不敢請耳固所願也

孟子對王言不敢自請耳固心之所願也孟子意欲

使王繼今當自來謀也

他日王謂時子曰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

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子盍為我言之

時子齊臣也王欲於國中央為孟子築室使養教一

國君臣之子弟與之萬鍾之祿中國者使學者遠近

鈞也矜敬也式法也欲使諸大夫國人皆敬法其道

盍何不也謂時子何不為我言之於孟子知肯就之

否

孟子卷四
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

陳子孟子弟子陳臻

陳子以時子之言告孟子孟子曰然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如使予欲富辭十萬而受萬是爲欲富乎

孟子曰如是夫時子安能知其不可乎時子以我爲欲富故以祿誘我我往者饗十萬鍾之祿以大道不行故去耳今更當受萬鍾是爲欲富乎距時子之言也

季孫曰異哉子叔疑

二子孟子弟子也季孫知孟子意不欲而心欲使孟子就之故曰異哉弟子之所聞也子叔心疑亦以爲

可就也

使己爲政不用則亦已矣又使其子弟爲卿人亦孰不欲富貴而獨於富貴之中有私龍斷焉

孟子解二子之異意疑心曰齊王使我爲政不用則亦自止矣今又欲以其子弟故使我爲卿而與我萬鍾之祿人亦誰不欲富貴乎是猶獨於富貴之中有此私登龍斷之類也我則恥之

古之爲市也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賤丈夫焉必求龍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爲賤故從而征之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矣

古者市置有司但治其爭訟不征稅也賤丈夫貪人

孟子起民注 卷四
可賤者也入市則求龍斷而登之龍斷謂堞斷而高者也左右占望見市中有利罔羅而取之人皆賤其貪故就征取其利後世緣此遂征商人孟子言我苟貪萬鍾不恥屈道亦與此賤丈夫何異也古者謂周公以前周禮有關市之賦也

章指曰君子正身行道道之不行命也不爲利回創業可繼是以君子以龍斷之人爲惡戒也

孟子去齊宿於畫有欲爲王畱行者

畫齊西南近邑也孟子去齊欲歸鄒至畫而宿也齊人之知孟子者追送見之欲爲王畱孟子之行坐而言不應隱几而臥

客危坐而言畱孟子之言也孟子不應答因隱倚其几而臥也

客不悅曰弟子齊宿而後敢言夫子臥而不聽請勿復敢見矣

齊敬宿素也弟子素持敬心來言夫子慢我不受我言言而遂起退欲去請絕也

曰坐我明語子

孟子止客曰且坐我明告語子

昔者魯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泄柳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

往者魯繆公尊禮子思子思以道不行則欲去繆公

孟子卷四
常使賢人往畱之說以方且聽子爲政然則子思復
畱泄柳申詳亦賢者也繆公尊之不如子思二子常
有賢者在繆公之側勸以復之其身乃安也

子爲長者慮而不及子思子絕長者乎長者絕子乎
長者老者也孟子年老故自稱長者言子爲我慮不
如子思時賢人也不勸王使我得行道而但勸我畱
畱者何爲哉此爲子絕我乎又我絕子乎何爲而慍
恨也

章指曰惟賢能安賢智能知微以愚喻智道之所以
乖也

孟子去齊尹士語人曰不識王之不可以爲湯武則是
不明也識其不可然且至則是干澤也千里而見王不
遇故去三宿而後出畫是何濡滯也士則茲不悅

尹士齊人也干求也澤祿也尹士與論者言之云孟
子不知則爲求祿濡滯孰稽也旣去近畱於畫三日
怪其孰久故云士於此事不悅也

高子以告

高子亦齊人孟子弟子也以尹士之言告孟子也
曰夫尹士惡知予哉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
去豈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

孟子曰夫尹士安能知我哉我不得已而去耳何汲
汲而驅馳乎

孟子起比注卷四
予三宿而出畫於予心猶以爲速王庶幾改之王如改諸則必反予

我自謂行速疾矣冀王庶幾能反覆招還我矣

夫出畫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後浩然有歸志

浩然心浩浩有遠志

予雖然豈舍王哉王由足用爲善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

孟子以齊大國知其可以行善政故戀戀望王之改而反之是以安行也豈徒齊民安言君子達則兼善天下也

予豈若是小丈夫然哉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怒悻悻然見於其面去則窮日之力而後宿哉

我豈若狷急小丈夫恚怒其君而去極日力而宿懼其不遠者哉論語曰悻悻然小人哉言己志大在於濟一世之民不爲小節也

尹士聞之曰士誠小人也

尹士聞義則服

章指曰大德洋洋介士察察賢者志其大者不賢者志其小者此之謂也

孟子去齊充虞路問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聞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

路道也於路中間也充虞謂孟子去齊有恨心顏色

孟子起民注 卷四
不悅也

曰彼一時此一時也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

彼前聖賢之出是有時也今此時亦是其一時也五百年有王者興有興王道者名世次聖之才物來能名正一世者生於聖人之間也七百有餘歲謂周家王迹始興大王文王以來考驗其時則可有也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吾何爲不豫哉

孟子自謂能當名世之士時又值之而不得施此乃天自未欲平治天下耳非我之愆我固不怨天何爲不悅豫乎

章指曰聖賢興作與天消息天非人不因人非天不成是故知命者不憂不懼也

孟子去齊居休公孫丑問曰仕而不受祿古之道乎休地名丑問古人之道仕而不受祿邪怪孟子於齊不受祿也

曰非也於崇吾得見王退而有去志不欲變故不受也崇地名孟子言不受祿非古之道也於崇吾始見齊王知其不能納善退出志欲去矣不欲卽去若爲變詭見非泰甚故且宿畱心欲去故不復受祿

繼而有師命不可以請久於齊非我志也

言我本志欲速去繼見之後有師旅之命不得請去

故使我久而不受祿耳久非我本志也

章指曰祿以食功志以率事無其事而食其祿君子

不由也

滕文公章句上

孟子卷第五

趙氏注

滕文公者滕國名文諡也公者國人尊君之稱也文公於當時尊敬孟子問以古道猶衛靈公問陳於孔子論語因以題篇

滕文公為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

文公為世子使於楚而過宋孟子時在宋與相見也

滕侯周文王之後也古紀世本錄諸侯之世滕國有

考公廩與文公之父定公相直其子元公弘與文公

相直似後世避諱改考公為定公以元公行文德故

謂之文公也孟子與世子言人生皆有善性但當充而用之耳又言堯舜之治天下不失仁義之道欲勸勉世子也

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

從楚還復詣孟子欲重受法則也

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

世子疑吾言有不盡乎夫天下之道一言而已惟有行善耳復何疑也

成颺謂齊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

成颺勇果者也與景公言曰尊貴者與我同丈夫耳我亦能爲之何爲畏之哉

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

言欲有所爲當若顏淵庶幾成颺不畏乃能有所成耳又以是勉世子也

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

公明儀賢者也師文王信周公言其知所法則也

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爲善國

滕雖小其境界長短相補可得大五十里子男之國也尙可以行善者也

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

書逸篇也瞑眩藥攻人疾先使瞑眩憤亂乃得瘳愈也喻行仁當精熟德惠乃洽

孟子起氏注卷五
章指曰人主當上則聖人秉仁行義高山景行庶幾不倦論語曰力行近仁蓋不虛云

滕定公薨世子謂然友曰昔者孟子嘗與我言於宋於心終不忘今也不幸至於大故吾欲使子問於孟子然後行事

定公文公父也然友世子之傅也大故謂大喪也然友之鄒問於孟子

孟子歸在鄒也

孟子曰不亦善乎親喪固所自盡也

不亦者亦也問此亦其善也

曾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

曾子傳孔子之言孟子欲令世子如曾子之從禮也時諸侯皆不行禮故使獨行之也

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雖然吾嘗聞之矣三年之喪齋疏之服飭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

孟子言我雖不學諸侯之禮嘗聞師言三代以來君臣皆行三年之喪齋疏齋衰也飭廢粥也

然友反命定爲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於子之身而反之不可

父兄百官滕之同姓異姓諸臣也皆不欲使世子行三年滕魯同姓俱出文王魯周公之後滕叔繡之後

孟子起民注卷五
敬聖人故宗魯者也

且志曰喪祭從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

父兄百官且復言也志記也周禮小史掌邦國之志曰喪祭之事各從其先祖之法言我轉有所承受之不可於己身獨改更也一說吾有所受之世子言我受之於孟子也

謂然友曰吾他日未嘗學問好馳馬試劍今也父兄百官不我足也恐其不能盡於大事子爲我問孟子

父兄百官見我他日所行謂我志行不足似恐我不能盡大事之禮故止我也爲我問孟子當何以服其心使信我也

然友復之鄒問孟子孟子曰然不可以他求者也孔子曰君薨聽於冢宰歆粥面深墨卽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

孟子言如是不可用他事求也喪尙哀惟當以哀戚感之耳國君薨委政冢宰大臣嗣君但盡哀情歆粥不食顏色深墨深甚也墨黑也卽喪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者以君先哀故也

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尙之風必偃是在世子

上之所欲下以爲俗尙加也偃伏也以風加草莫不偃伏也是在世子以身帥之也

然友反命世子曰然是誠在我

世子聞之知其在身欲行之也

五月居廬未有命戒百官族人可謂曰知

諸侯五月而葬未葬居倚廬於中門之內也未有命

戒居喪不言也異姓同姓之臣可謂曰知世子之能

行禮也

及至葬四方來觀之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大悅

四方諸侯之賓來弔會者見世子之憔悴哀戚大悅

其孝行之高美也

章指曰事莫當於奉禮孝莫大於哀慟從善如流文

公之謂也

滕文公問為國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

問治國之道也民事不可緩之使怠惰當以政督趣

教以生產之務也

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

詩邠風七月之篇言教民晝取茅草夜索以為綯綯

絞也及爾閒暇亟而乘蓋爾野外之屋春事起爾將

始播百穀矣言農民之事無休已

民之為道也有恆產者有恆心無恆產者無恆心苟無

恆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及陷乎罪然後從而刑之是

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

義與上篇同孟子既為齊宣王言之滕文公問復為

孟子起氏注卷五
究陳其義故各自載之也

是故賢君必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

古之賢君身行恭儉禮下大臣賦取於民不過什一之制也

陽虎曰爲富不仁矣爲仁不富矣

陽虎魯季氏家臣也富者好聚仁者好施施不得聚道相反也陽虎非賢者也言有可采不以人廢言也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

夏禹之世號夏后氏后君也禹受禪於君故夏稱后殷周順人心而征伐故言人也民耕五十畝貢上五

畝耕七十畝者以七畝助公家耕百畝者徹取十畝以爲賦雖異名而多少同故曰皆什一也徹猶人徹取物也藉者借也猶人相借力助之也

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爲常

龍子古賢人也言治土地之賦無善於助者也貢者校數歲以爲常類而上之民供奉之有易有不易故謂之莫不善也

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爲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

樂歲豐年狼戾猶狼藉也粒米粟米之粒也饒多狼

五子起民江卷五
藉棄捐於地是時多取於民不爲暴虐也而反以常
數少取之至於凶年饑歲民人糞治其田尙無所得
不足以食而公家取其稅必滿其常數焉不若從歲
饑穰以爲多少與民同也

爲民父母使民盼盼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
又稱貸而益之使老稚轉乎溝壑惡在其爲民父母也
盼盼勤苦不休息之貌動作稱舉也言民勤身動作
終歲不得以養食其父母公賦當畢有不足者又當
舉貸子倍而益滿之至使老小轉尸乎溝壑安可以
爲民之父母也

夫世祿滕固行之矣

古者諸侯卿大夫士有功德則世祿賜族者也官有
世功也其子雖未任居官得世食其父祿賢者子孫
必有土之義也滕固知行是矣言亦當恤民之子弟
閔其勤勞者也

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爲有公田由此觀之雖
周亦助也

詩小雅大田之篇言太平時民悅其上願欲天之先
雨公田遂以次及我私田也惟殷人助者爲有公田
耳此周詩也而云雨公田知雖周家時亦助也

設爲庠序學校以教之
以學習禮教化於國

孟子卷五
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
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

養者養耆老教者教以禮義射者三耦四矢以達物
導氣也學則三代同名皆謂之學學乎人倫人倫者
人事也猶洪範曰彝倫攸敘謂常事所序也

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爲王
者師也

有行三王之道而興起者當取法於有道之國也

詩云周雖舊邦其命惟新文王之謂也子力行之亦以
新子之國

詩大雅文王之篇言周雖后稷以來舊爲諸侯其受

王命惟文王新復修治禮義以致之耳以是勸勉文
公欲使庶幾新其國也

使畢戰問井地

畢戰滕臣也問古井田之法時諸侯各去典籍人自
爲政故井田之道不明也

孟子曰子之君將行仁政選擇而使子子必勉之夫仁
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鈞穀祿不平

子畢戰也經亦界也必先正其經界勿侵鄰國乃可
鈞井田平穀祿穀所以爲祿也周禮小司徒曰乃經
土地而井牧其田野言正其土地之界乃定受其井
牧之處也

孟子趙氏注卷五
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

暴君殘虐之君汙吏貪吏也慢經界不正本也必相侵陵長爭訟也分田賦廬井也制祿以庶人在官者比上農夫轉以爲差故可坐而定也

夫滕壤地褊小將爲君子焉將爲野人焉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

褊小謂五十里也爲有也雖小國亦有君子亦有野人言足以爲善政也

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

九一者井田以九頃爲數而供什一郊野之賦也助

者殷家稅名也周亦用之龍子所謂莫善於助也時諸侯不行助法國中什一者周禮園廩二十而稅一時行重賦責之什一也而如也自從也孟子欲請使野人如助法什一而稅之國中從其本賦二十而稅一以寬之

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餘夫二十五畝

古者卿以下至於士皆受圭田五十畝所以供祭祀圭絜也士田故謂之圭田所謂惟士無田則亦不祭言紕土無絜田也井田之民養公田者受百畝圭田半之故五十畝餘夫者一家一人受田其餘老小尙有餘力者受二十五畝半於圭田謂之餘夫也受田

孟子卷之三
者田萊多少有上中下周禮曰餘夫亦如之上
中下之制也王制曰夫圭田無征謂餘夫圭田皆不
出征賦也時無圭田餘夫孟子欲令復古所以重祭
祀利民之道也

死徙無出鄉

死謂葬死也徙謂爰土易居平肥磽也不出其鄉易
爲功也

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
睦

同鄉之田共井之家各相營勞也出入相友相友耦
也周禮大宰曰八曰友以任得民守望相助助察姦

也疾病相扶持扶持其羸弱救其困急皆所以教民
相親睦之道睦和也

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
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

方一里者九百畝之地也爲一井八家各私得百畝
同共養其公田之苗稼公田八十畝其餘二十畝以
爲廬宅園圃家二畝半也先公後私遂及我私之義
也則是野人之事所以別於士位者也

此其大略也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
略要也其井田之大要如是加慈惠潤澤之則在滕
君與子其勦力撫循之也

孟子起民注卷五
章指曰尊賢師知采人之善修學校勸禮義勅民事
正經界均井田賦什一則爲國之大本也

有爲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曰遠
方之人聞君行仁政願受一廛而爲氓

神農三皇之君炎帝神農氏也許姓行名也治爲神
農之道者踵至也廛居也自稱遠方之人願爲氓氓
野人之稱

文公與之處其徒數十人皆衣褐捆屨織席以爲食
文公與之居處舍之宅也其徒學其業者也衣褐貧
也捆猶叩搯也織屨欲使堅故叩之也賣屨席以供
食飲也

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負耒耜而自宋之滕曰聞君
行聖人之政是亦聖人也願爲聖人氓

陳良儒者也陳相良之門徒也辛相弟聖人之政謂
仁政也

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焉

棄陳良之儒道更學許行神農之道也

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
聞道也

陳相言許行以爲滕君未達至道也

賢者與民竝耕而食糴飧而治今也滕有倉廩府庫則
是厲民而以自養也惡得賢

孟子趙氏注卷五
相言許子以爲古賢君當與民竝耕而各自食其力
饗飧熟食也朝曰饗夕曰飧當身自具其食兼治民
事耳今滕賦稅有倉廩府庫之富是爲厲病其民以
自奉養安得爲賢君乎三皇之時質樸無事故道若
此也

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

問許子必自身種粟乃食之邪

曰然

相曰然許子自種之

許子必織布而後衣乎

孟子曰許子自織布然後衣之乎

曰否許子衣褐

相曰不自織布許子衣褐以毳織之若今馬衣者也

或曰褐裘衣也一曰粗布衣也

許子冠乎

孟子問相

曰冠

相曰冠也

曰奚冠

孟子問許子何冠也

曰冠素

相曰許子冠素

孟子卷五
三
曰自織之與

孟子曰許子自織素與

曰否以粟易之

相言許子以粟易素

曰許子奚爲不自織

孟子曰許子何爲不自織素乎

曰害於耕

相曰織紡害於耕故不自織也

曰許子以釜甑爨以鐵耕乎

爨炊也孟子曰許子寧以釜甑炊食以鐵爲犁用之耕否邪

曰然

相曰用之

自爲之與

孟子曰許子自治鐵陶瓦器邪

曰否以粟易之

相曰不自作鐵瓦以粟易之也

以粟易械器者不爲厲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豈爲厲農夫哉且許子何不爲陶冶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何爲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不憚煩

械器之總名也厲病也以粟易器不病陶冶陶冶亦何以爲病農夫乎且許子何爲不自陶冶舍者止也

孟子起民注卷五
止不肯皆自取之其宮宅中而用之何爲反與百工
交易紛紛爲煩也

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爲也

相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爲故交易也

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爲與

孟子言百工各爲其事尙不可得耕且兼之人君自
天子以下當治天下政事此反可得耕且爲邪欲以
窮許行之非滕君不親耕也孟子謂五帝以來有禮
義上下之事不可復若三皇之道也言許子不知禮
也

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爲

備如必自爲而後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

孟子言人道自有大人之事謂人君行教化也小人
之事謂農工商也一人而備百工之所作作之乃得
用之者是率導天下人以羸困之路也

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
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

勞心者君也勞力者民也君施教以治理之民竭力
治公田以奉養其上天下通義所常行也

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氾濫於天下草木暢
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偪人獸蹄鳥迹之道交於
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

遭洪水故天下未平水盛故草木暢茂草木盛故禽獸繁息衆多也登升也五穀不足升用也猛獸之迹當在山林而反交於中國懼害人故堯獨憂念之敷治也書曰禹敷土治土也

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

掌主也主火之官猶古火正也烈熾也益視山澤草木熾盛者而焚燒之故禽獸逃匿而遠竄也

禹疏九河滄濟漯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當是時也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雖欲耕得乎

疏通也滄治也排壅也於是水害除故中國之地可得耕而食也禹勤事於外八年之中三過其家門而不得入書曰辛壬癸甲啟呱呱而泣如此寧得耕乎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

棄爲后稷也樹種藝殖也五穀謂稻黍稷麥菽也五穀所以養人也故言民人育也

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敘朋友有信

司徒主人教以人事父子君君臣臣夫夫婦婦兄兄弟弟朋友貴信契之教也

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

而振德之

放勳堯號也遭水災恐其小民放僻邪侈故勞來之
匡正直其曲心使自得其本善性然後又復從而振
其羸窮加德惠也

聖人之憂民如此而暇耕乎

重諭陳相

堯以不得舜爲己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爲己憂夫以百
畝之不易爲己憂者農夫也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
善謂之忠爲天下得人者謂之仁

言聖人以不得賢聖之臣爲己憂農夫以百畝不易
治爲己憂

是故以天下與人易爲天下得人難

爲天下求能治天下者難得也故言以天下傳與人
尚爲易也

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
無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堯舜之
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亦不用於耕耳

天道蕩蕩乎大無私生萬物而不知其所由來堯法
天故民無能名堯德者也舜得人君之道哉德盛而
巍巍乎有天下之位雖貴盛不能與益舜巍巍之德
言德之大大於天子位也堯舜蕩蕩巍巍如此但不
用心於躬自耕也

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

當以諸夏之禮義化變夷蠻之人耳未聞變化於夷蠻之人則其道也

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謂豪傑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數十年師死而遂倍之

陳良生於楚北游中國學者不能有先之者也可謂豪傑過人之士也子之兄弟謂陳相陳辛也數十年師事陳良良死而倍之更學於許行非之也

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

後歸

任擔也失聲悲不能成聲場孔子冢上祭祀壇場也子貢獨於場左右築室復三年慎終追遠也

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強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

有若之貌似孔子此三子者思孔子而不可復見故欲尊有若以作聖人朝夕奉事之如事孔子以慰思也會子不肯以爲聖人之絜白如濯之江漢暴之秋陽秋陽周之秋夏五六月盛陽也皜皜甚白也何可尚而乃欲以有若之質放聖人之坐席乎尊師道故

不肯

今也南蠻馱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師而學之亦異於曾子矣吾聞出於幽谷遷于喬木者未聞下喬木而入於幽谷者

今此許行乃南楚蠻夷其舌之惡如馱鳥耳馱博勞也詩云七月鳴馱應陰而殺物也許子託於大古非先聖王堯舜之道不務仁義而欲使君臣竝耕傷害道德惡如馱舌與曾子之心亦異遠也人當出深谷上喬木今子反下喬木入深谷

魯頌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周公方且膺之子是之學亦為不善變矣

詩魯頌閟宮之篇也膺擊也懲艾也周家時擊戎狄之不善者懲止荆舒之人使不敢侵陵也周公常欲擊之言南夷之人難用而子反悅是人而學其道亦為不善變更矣孟子究陳此者深以責陳相也

從許子之道則市賈不貳國中無偽雖使五尺之童適市莫之或欺布帛長短同則賈相若麻縷絲絮輕重同則賈相若五穀多寡同則賈相若履大小同則賈相若陳相復為孟子言此如使從許子淳樸之道可使市無二賈不相偽誕不欺愚小民也長短謂丈尺輕重謂斤兩多寡謂斗石大小謂尺寸皆言其同賈故曰無二賈者也

孟子趙氏注卷五
曰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或相千萬子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巨屨小屨同賈人豈爲之哉從許子之道相率而爲僞者也惡能治國家

孟子曰夫萬物好醜異賈精粗異功其不齊同乃物之情性也蓰五倍也什十倍也至於千萬相倍譬若和氏之璧雖與凡玉之璧尺寸厚薄適等其賈豈可同哉子欲以大小相比而同之則使天下有爭亂之道也巨粗屨也小細屨也如使同賈而賣之人豈肯作其細者哉時許子教人僞者耳安能治國家者也章指曰神農務本教於凡民許行蔽道同之君臣陳相倍師降於幽谷不理物情謂之敦樸是以孟子博

陳堯舜上下之教以匡之也

墨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見孟子

夷之治墨家之道者徐辟孟子弟子也求見孟子欲以辯道也

孟子曰吾固願見今吾尙病病愈我且往見

我常願見之今值我病不能見也病愈將自往見以辭卻之

夷子不來他日又求見孟子

是日夷子聞孟子病故不來他日復往求見

孟子曰吾今則可以見矣不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告徐子曰今我可以見夷之矣不直言攻之則儒家

孟子起氏注 卷五
聖道不見我且欲直攻之也

吾聞夷子墨者墨之治喪也以薄爲其道也夷子思以易天下豈以爲非是而不貴也然而夷子葬其親厚則是以所賤事親也

我聞夷子爲墨道墨者治喪貴薄而賤厚夷子思欲以此道易天下之化使從己豈肯以薄爲非是而不貴之也如使夷子葬其父母厚也是以所賤之道奉其親也如其薄也下言上世不葬者又可鄙足爲戒也吾欲以此攻之也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謂也之則以爲愛無差等施由親始

之夷子名也言儒家曰古之治民若安赤子此何謂乎之以爲當同其恩愛無有差次等級相殊也但施厚之事先從己親屬始耳若此何爲獨非墨道也徐子以告孟子孟子曰夫夷子信以爲人之親其兄之子爲若親其鄰之赤子乎彼有取爾也赤子匍匐將入并非赤子之罪也

親愛也夫夷子以爲人愛兄子與愛鄰人之子等邪彼取赤子將入井雖他人子亦驚救之謂之愛同也但以赤子無知非其罪惡故救之耳夷子必以此況之未盡達人情者也

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

孟子起民汙 卷五
天生萬物各由一本而出今夷子以他人之親與己親等是爲二本故欲同其愛也

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上世未制禮之時壑路傍坑壑也其父母終舉而委棄之壑中也

他日過之狐狸食之蠅蛄啜之其顙有泚睨而不視夫泚也非爲人泚中心達於面目蓋歸反藁裡而掩之掩之誠是也則孝子仁人之掩其親亦必有道矣

嘍攢其食之也顙額也泚汗出泚泚然也見其親爲獸蟲所食形體毀敗中心慙故汗泚泚然出於額非爲他人而慙也自出其心聖人緣人心而制禮也藁

裡籠缶之屬可以取土者也而掩之實是其道則孝子仁人掩其親有以也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憮然爲閒曰命之矣

孟子言是以爲墨家薄葬不合道也徐子復以告夷子夷子憮然者猶悵然也爲閒者有頃之間也命之猶言受命教矣

章指曰聖人緣情制禮奉終墨子立同質而違中以直正枉憮然改容蓋其理也

滕文公章句下

孟子卷第六

趙氏注

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之大則以王小則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為也

陳代孟子弟子也代見諸侯有來聘請孟子孟子有所不見以為孟子欲以是為介故言此介得無為狹小乎如一見之儻得行道可以輔致霸王乎志記也枉尺直尋欲使孟子屈己信道故言宜若可為也

孟子曰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虞人守苑囿之吏也招之當以皮冠而以旌故不至也

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

志士守義者也君子固窮故常念死無棺槨沒溝壑而不恨也勇士義勇者也元首也以義則喪首不顧也孔子奚取取守死善道非禮招已則不往言虞人不得其招尚不往如何君子而不待其招直事妄見諸侯者何爲也

且夫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爲與

尺小尋大不可枉大就小而以要利也

昔者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終日而不獲一禽嬖奚

反命曰天下之賤工也

趙簡子晉卿也王良善御者也嬖奚簡子幸臣以不能得一禽故反命於簡子謂王良天下鄙賤之工師也

或以告王良良曰請復之

聞嬖奚賤之故請復與乘

強而後可

強嬖奚乃肯行

一朝而獲十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良工也

以一朝得十禽故謂之良工

簡子曰我使掌與女乘

掌主也使王良主與女乘

謂王良良不可

王良不肯

曰吾爲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爲之詭遇一朝而獲
十

範法也王良曰我爲之法度之御應禮之射正殺之
禽不能得一橫而射之曰詭遇非禮之射則能獲十
言嬖奚小人也小習於禮

詩云不失其馳舍矢如破我不貫與小人乘請辭

詩小雅車攻之篇也言御者不失其馳驅之法則射
者必中之順毛而入順毛而出一發貫臧應矢而死

者如破矣此君子之射也貫習也我不習與小人乘
不願掌與嬖奚同乘故請辭

御者且羞與射者比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爲也如
枉道而從彼何也

孟子引此以喻陳代云御者尙知恥羞此射者不欲
與比子如何欲使我枉正道而從彼驕慢諸侯而見
之

且子過矣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

謂陳代之言過謬也人當以直矯枉耳己自枉曲何
能正人

章指曰修禮守正非招不往枉道富貴君子不許是

以諸侯雖有善其辭命伯夷亦不屑就也

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

景春孟子時人為從橫之術者公孫衍魏人也號為犀首常佩五國相印為從長秦王之孫故曰公孫張儀合從者也一怒則構諸侯使強陵弱故言懼也安居不用辭說則天下兵革熄也

孟子曰是焉得為大丈夫乎子未學禮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無違夫子以順為正者妾婦之道也

孟子以禮言之男子之道當以義匡君女子則當婉

順從人耳男子之冠則命曰就爾成德今此二子從君順指行權合從無輔弼之義安得為大丈夫也

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

廣居謂天下也正位謂男子純乾正陽之位也大道仁義之道也得志行正與民共之不得志隱居獨善其身守道不回也淫亂其心也移易其行也屈挫其志也三者不惑乃可謂大丈夫

章指曰以道匡君非禮不運稱大丈夫阿意用謀善戰務勝事雖有剛心歸柔順故云妾婦以況儀衍

孟子起民注卷之四
周霄問曰古之君子仕乎

周霄魏人也問君子之道當仕否

孟子曰仕傳曰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出疆必載質

質臣所執以見君者也三月一時也物變而不佐君化故皇皇如有求而不得

公明儀曰古之人三月無君則弔

公明儀賢者而言古人三月無君則弔明當仕也三月無君則弔不以急乎

周霄怪乃弔於三月無君何其急也

曰士之失位也猶諸侯之失國家也禮曰諸侯耕助以

供粢盛夫人蠶繅以爲衣服犧牲不成粢盛不絜衣服不備不敢以祭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牲殺器皿衣服不備不敢以祭則不敢以宴亦不足弔乎

諸侯耕助者躬耕勸率其民收其藉助以供粢盛粢稷盛稻也夫人親執蠶繅之事以率女功衣服祭服不成不實肥膷也惟辭也言惟絀祿之士無圭田者不祭牲必特殺故曰殺皿所以覆器者也不祭則不宴猶喪人也不亦可弔乎

出疆必載質何也

周霄問出疆何爲復載質

曰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農夫豈爲出疆舍其耒耜

哉

孟子言仕之爲急若農夫不可不耕

曰晉國亦仕國也未嘗聞仕如此其急仕如此其急也君子之難仕何也

魏本晉也周霄曰我晉人也亦仕而不知其急若此若此君子何爲難仕君子謂孟子何爲不急仕也

曰丈夫生而願爲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

言人不可觸情從欲須禮而行

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

者與鑽穴隙之類也

言古之人雖欲仕如不由其正道是與鑽穴隙者何異

章指曰君子務仕思播其道達義行仁待禮而動苟容干祿踰牆之女人之所賤故弗爲也

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不以泰乎

泰甚也彭更孟子弟子怪孟子徒衆多而傳食於諸侯之國得無爲甚奢泰也

孟子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子以爲泰乎

孟子趙氏注卷六
六
簞筥也非以其道一筥之食不可受也子以舜受堯
天下爲泰乎

曰否士無事而食不可也

彭更曰不以舜爲泰也謂士無功事而虛食人者不
可也

曰子不通功易事以羨補不足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
子如通之則梓匠輪輿皆得食於子

孟子言凡人當通功易事乃可各以奉其用梓匠木
工也輪人輿人作車者交易則得食於子之所有矣
周禮攻木之工七梓匠輪輿是其四者羨餘也

於此有人焉入則孝出則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
者而不得食於子子何尊梓匠輪輿而輕爲仁義者哉
入則事親孝出則敬長順也悌順也守先王之道上
德之士可以化俗者若此不得食子之祿子何尊彼
而賤此也

曰梓匠輪輿其志將以求食也君子之爲道也其志亦
將以求食與

彭更以爲彼志於食此亦但志食也

曰子何其志爲哉其有功於子可食而食之矣且子
食志乎食功乎

孟子言祿以食功子何食乎

曰食志

孟子起民注 卷六
彭更以爲當食志也

曰有人於此毀瓦畫墁其志將以求食也則子食之乎
孟子言人但破碎瓦畫地則復漫滅之此無用之爲
也然而其意反欲求食則子食乎

曰否

彭更曰不食也

曰然則子非食志也食功也

孟子曰如是子果食功也

章指曰百工食力以祿養賢修仁尚義國之所尊移
風易俗其功可珍雖食諸侯不爲素餐

萬章問曰宋小國也今將行王政齊楚惡而伐之則如

之何

問宋當如齊楚何也

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爲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
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
之又不以祀

葛夏諸侯嬴姓之國放縱無道不祀先祖

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亳
衆往爲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
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書曰
葛伯仇餉此之謂也

童子未成人殺之尤無狀書尙書逸篇也仇怨也言

湯所以伐殺葛伯怨其害此餉也

爲其殺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內皆曰非富天下也爲匹夫匹婦復讎也

四海之民皆曰湯不貪天下富也爲一夫報仇也

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歸市者弗止芸者不變誅其君弔其民如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徯我后后來其無罰

載始也言湯初征自葛始也十一征而服天下一說言當作再字再十一者湯再出征十一國再十一凡征二十二國也書逸篇也民曰待我君君來我則無

罰矣歸市不止不以有軍來征故市者止不行也不使芸者變休也

有攸不惟臣東征綏厥士女匪厥立黃紹我周王見休惟臣附于大邑周其君子實立黃于匪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其小人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矣

從有攸以下道周武王伐紂時也皆尙書逸篇之文攸所也言武王東征安天下士女小人各有所執往無不惟念執臣子之節筐厥立黃謂諸侯執立三纁二之帛願見周王望見休善使我得附就大邑周家也其君子小人各有所執以迎其類也言武王之師

孟子卷之六
九
救殷民於水火之中討其殘賊也

大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

大誓古尚書百二十篇之時大誓也我武王用武之時惟鷹揚也侵于之疆侵紂之疆界則取于殘賊者以張伐殺之功也民有箠食壺漿之歡比於湯伐桀爲有光寵美武王德優前代也今之尚書大誓篇後得以充學故不與古大誓同諸傳記引大誓皆古大誓也

不行王政云爾苟行王政四海之內皆舉首而望之欲以爲君齊楚雖大何畏焉

萬章憂宋迫於齊楚不得行政故孟子爲陳殷湯周武之事以喻之誠能行之天下思以爲君何畏齊楚焉

章指曰修德無小暴慢無強是故夏商之末民思湯武雖欲不王末由也已

孟子謂戴不勝曰子欲子之王之善與我明告子不勝宋臣

有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傳諸使楚人傳諸

孟子假喻有楚大夫在此欲變其子使學齊言當使齊人傳之邪使楚人自傳相之邪

曰使齊人傅之

不勝曰使齊人

曰一齊人傅之衆楚人咻之雖日撻而求其齊也不可
得矣引而置之莊嶽之間數年雖日撻而求其楚亦不
可得矣

言使一齊人傅相楚衆人咻之咻之者謹也如此雖
日撻之欲使齊言不可得矣言寡不勝衆也莊嶽齊
街里名也多人處之數年而自齊也

子謂辭居州善士也使之居於王所在於王所者長幼
卑尊皆辭居州也王誰與爲不善

孟子曰不勝常言居州宋之善士也欲使居於王所
如使在王所者小大皆如居州則王誰與爲不善也
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非辭居州也王誰與爲善一辭
居州獨如宋王何

如使在王左右者皆非居州之疇王當誰與爲善乎
一辭居州獨如宋王何而能化之也周之末世列國
皆僭號自稱王故曰宋王也

章指曰自非聖人在所變化故諺曰白沙在涅不染
自黑蓬生麻中不扶自直言輔之者衆也

公孫丑問曰不見諸侯何義

丑怪孟子不肯每輒應諸侯之聘不見之於義謂何
也

孟子曰古者不爲臣不見

古者不爲臣不肯見不義而富且貴者也

段干木踰垣而辟之泄柳閉門而不內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見矣

孟子言魏文侯魯繆公有好義之心而此二人距之大甚迫窄則可以見之

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

陽貨魯大夫也孔子士也

陽貨矚孔子之亡也而饋孔子蒸豚孔子亦矚其亡也而往拜之當是時陽貨先豈得不見

矚視也陽貨視孔子亡而饋之者欲使孔子來答恐其便答拜使人也孔子矚其亡者心不欲見陽貨也論語曰饋孔子豚孟子曰蒸豚豚非大牲故用熟饋也是時陽貨先加禮豈得不往拜見之哉

曾子曰脅肩諂笑病于夏畦

脅肩竦體也諂笑強笑也病極也言其意苦勞極甚於仲夏之月治畦灌園之勤也

子路曰未同而言觀其色赧赧然非由之所知也

未同志未合也不可與言而與之言謂之失言也觀其色赧赧然面赤心不正貌也由子路名子路剛直故曰非由所知也

孟子起比注卷之
由是觀之則君子之所養可知已矣

孟子言由是觀曾子子路之言以觀君子之所養志可知矣謂君子養正氣不以入邪也

章指曰道異不謀迫斯強之段泄已甚矚亡得宜正已直行不納於邪赧然不接傷若夏畦也

戴盈之曰什一去關市之征今茲未能請輕之以待來年然後已何如

戴盈之宋大夫問孟子欲使君去關市征稅復古行什一之賦今年未能盡去且使輕之待來年然後復古何如

孟子曰今有人日攘其鄰之雞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日請損之月攘一雞以待來年然後已如知其非義斯速已矣何待來年

攘取也取自來之物也孟子以此爲喻知攘之惡當卽止何可損少月取一雞待來年乃止乎謂盈之之言若此類者也

章指曰從善改非坐而待旦知而爲之罪重於故譬猶攘雞多少同盜變惡自新速然後可也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

公都子孟子弟子也外人他人論議者也好辯言孟子好與楊墨之徒辯爭

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

孟子卷之六 三
曰我不得已耳欲救正道懼爲邪說所亂故辯之也
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當堯之時水逆行汜濫於中
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爲巢上者爲營窟

天下之生生民以來也迭有亂治非一世水生蛇龍
水盛則蛇龍居民之地也民患水是居卑
下者於樹上爲巢猶鳥之巢也上者高原之上也鑿
岸而營度之以爲窟穴而處之

書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

尚書逸篇也水逆行洚洞無涯故曰洚水洪大也

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菹水由地
中行江淮河漢是也險阻旣遠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

人得平土而居之

堯使禹治洪水通九州故曰掘地而注之海也菹澤
生草者也今青州謂澤有草者爲菹水流於地而
去也民人下高就平土故遠險阻也水去故鳥獸害
人者消盡也

堯舜旣沒聖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壞宮室以爲汚池民
無所安息棄田以爲園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說暴行又
作園囿汚池沛澤多而禽獸至

暴亂也亂君更興殘壞民室屋以其處爲汚池棄五
穀之田以爲園囿長逸遊而棄本業使民不得衣食
有飢寒竝至之厄其小人則放辟邪侈故作邪僞之

說爲姦寇之行沛草木之所生也澤水也至衆也田疇不墾故禽獸衆多謂羿桀之時也

及紂之身天下又大亂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

奄東方無道國武王伐紂至於孟津還歸二年復伐前後三年也飛廉紂諛臣驅之海隅而戮之猶舜放四罪也滅與紂共爲亂政者五十國也奄大國故特伐之尙書多方曰王來自奄

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啟我後人咸以正無缺

書尙書逸篇也不大顯明承纘烈光也言文王大顯明王道武王大纘承天光烈佑開後人謂成康皆行正道無虧缺也此周公輔相以撥亂之功也

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世衰道微周衰之時也孔子懼王道遂滅故作春秋因魯史記設素王之法謂天子之事也知我者謂我正王綱也罪我者謂時人見彈貶者言孔子以春秋撥亂也

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

孟子趙氏注卷六
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爲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

言孔子之後聖王之道不與戰國縱橫布衣處士游說以干諸侯若楊墨之徒無尊異君父之義而以橫議於世也

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

公明儀魯賢人言人君但崇庖廚養犬馬不恤民是爲率禽獸而食人也

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

言仁義塞則邪說行獸食人則人相食此亂之甚也吾爲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閑習也淫放也孟子言我懼聖人之道不著爲邪說所乘故習聖人之道以距之

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

說與上篇同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抑治也周公兼懷夷狄之人驅害人之猛獸也言亂臣賊子懼春秋之貶責也

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

此詩已見上篇說

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

是周公所欲伐擊也

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

孟子言我亦欲正人心距險詖之行以奉禹周公孔子也不得已而與人辯耳豈好之哉

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

孟子自謂能距楊墨也徒黨也可以繼聖人之道謂名世者也

章指曰夫憂世撥亂勤以濟之義以匡之是故禹稷駢蹟周公邛思仲尼皇皇墨突不及汚聖賢若是豈得不辯也

匡章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無聞曰無見也井上有李螬食實者過半矣匍匐往將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曰有見

匡章齊人也陳仲子齊一介之士窮不苟求者是以絕糧而餒也螬蟲也李實有蟲食之過半言仲子曰不能擇也

孟子曰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為巨擘焉雖然仲子惡能廉充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者也夫蚓上食槁壤

孟子趙氏注卷六
下飲黃泉

巨擘大指也比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爲指中大者耳非大器也蚓丘蚓之蟲也充滿其操行似蚓而可行者也蚓食土飲泉極廉矣然無心無識仲子不知仁義苟守一介亦猶蚓也

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築與抑亦盜跖之所築與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與抑亦盜跖之所樹與是未可知也

孟子問匡章仲子豈能必使伯夷之徒築室樹粟乃居食之邪抑亦得盜跖之徒使作也是殆未可知也曰是何傷哉彼身織屨妻辟纊以易之也

匡章曰惡人作之何傷哉彼仲子身自織屨妻緝纊以易食宅耳緝績其麻曰辟練麻曰纊

曰仲子齊之世家也兄戴蓋祿萬鍾以兄之祿爲不義之祿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爲不義之室而不居也辟兄離母處於於陵

孟子言仲子齊之世卿大夫之家兄名戴爲齊卿食采於蓋祿萬鍾仲子以爲事非其君行非其道以居富貴故不義之竄於於陵

他日歸則有饋其兄生鰒者己頓顙曰惡用是駢駢者爲哉

他日異日也歸省其母見兄受人之駢而非之己仲

孟子 趙氏注 卷六
子也頻顙不悅曰安用是鮒鮒者爲乎鮒鮒賊鳴之
聲

他日其母殺是賊也與之食之其兄自外至曰是鮒鮒
之肉也出而哇之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
則弗居以於陵則居之是尙爲能充其類也乎若仲子
者蚓而後充其操者也

異日母食以賊不知是前所頻顙者也兄疾之告曰
是鮒鮒之肉也仲子出門而哇吐之孟子非其不食
於母而食妻所作屨纊易食也不居兄室而居於於
陵人所築室也是尙能充人類乎如蚓之性然後可
以充其操也

章指曰聖人之道親親尙和志士之操耿介特立可
以激濁不可常法是以孟子喻以丘蚓此諸巨擘也

